

中華名案



鄭宏峰 主編

綫裝書局

(二)

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

藉生焉

濟曰太古結繩以理逮及伏羲畫八卦代結繩由是

大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時變失常也人文禮樂典藉化成謂化下使成理

文之時

雅直輪爲大略路之始大



中华名案

郑宏峰 主编 第二册

线装书局



傅子庄释嫌止杀

【原文】 傅祗字子庄，北地泥阳人，魏太常嘏之子也，累迁侍中。时将诛杨骏，而骏不之知。祗侍骏坐，而云龙门闭，内外不通。祗请与尚书武茂听国家消息，揖而下阶。茂犹坐，祗顾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内外隔绝，不知国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惊起。骏既伏诛，裴楷息瓚，骏之婿也，为乱兵所害。尚书左仆射荀恺与楷不平，因奏楷是骏亲，收付廷尉。祗证楷无罪，有诏赦之。时又收骏官属，祗复启曰：“昔鲁芝为曹爽司马，斩关出赴爽，宣帝义之，尚迁青州刺史。骏之僚佐不可加罚。”诏又赦之。祗多所维正皆如此。

《晋书》

【译文】 傅祗，字子庄，是北地郡泥阳人，魏太常傅嘏的儿子，做官一直做到侍中。当时晋惠帝打算要杀太傅杨骏，可是杨骏还不知道这件事。那个时候傅祗坐在杨骏旁边，云龙门关闭，宫内外无法交通。傅祗请求和尚书武茂一起去打听宫内有什么消息，向杨骏作揖后走下台阶。可是这个时候武茂还坐着不动，傅祗回过头对武茂说：“你不是皇上手下的臣子吗？现在宫廷内外相互隔绝，大家都不知皇上在什么地方，你怎么能够安心坐在这儿！”武茂这才吃惊地站起来。杨骏被杀之后，他的女婿即太子少师裴楷的儿子裴瓚也被乱兵所杀害。在这以前，尚书左仆射荀恺和裴楷不和，于是向皇帝奏报说裴楷是杨骏的亲家，并且将他抓起来交给廷尉去处理。傅祗证明裴楷无罪，晋惠帝于是颁布诏书赦免了他。当时还要收捕杨骏的手下官员，傅祗又向皇帝启奏说：“从前鲁芝是曹爽的司马，冲出关去追随曹爽，晋武帝也觉得他的这个行为是符合仁义的，并且还提拔他担任青州刺史。所以对于杨骏手下的属官我们也不可轻易加以惩罚。”于是晋惠帝又下诏书赦免了这些人。傅祗多次纠正像这样的错案。

【解读】 在西晋混乱的时候，傅祗可以不计前嫌，尽力的劝阻君王少杀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贤臣，更加难得的是他这种为国为民的胸怀与情操，而正是像傅祗这样的，撑起了西晋的半壁天下，使得在腐败君王的统治下，国家朝政还可以运行。

遇谗言，陆机含冤被杀

【原文】 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赵王伦辅政，引为相国参军。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伦将篡位，以为中书郎。伦之诛也，齐王冏以机职在中书，九锡文及禅诏疑机与焉。遂收机等九人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并救，理之，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让，机恶之，作《豪士赋》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败。

时成都王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颖以机参大将军军事，表为平原内史。太安初，颖与河间王颙起兵讨长沙王义，假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牵秀等诸军二十余万人。机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又羁旅入宦，顿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牵秀等皆有怨心，固辞都督，颖不许。机乡人孙惠亦劝机让都督于粹，机曰：“将谓吾为首鼠避贼，适所以速祸也。”遂行。

颖谓机曰：“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机曰：“昔齐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颖左长史卢志心害机宠，言于颖曰：“陆机自比管乐，拟君暗主，自古命将遣师，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济事者也。”颖默然。

机始临戎，而牙旗折，意甚恶之。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鼓声闻数百里，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长沙王乂奉天子与机战于鹿苑，机军大败，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焉，水为之不流。将军贾棱皆死之。

初，宦人孟玖、弟超，并为颖所嬖宠。超领万人为小都督，未战，纵兵大掠，机录其主者。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顾谓机曰：“貉奴能作督不？”机司马孙拯劝机杀之，机不能用。超宣言于众曰：“陆机将反。”又还书与玖，言机持两端，军不速决。及战，超不受机节度，轻兵独进而没。玖疑机杀之，遂譖机于颖。言其有异志。将军王闳、郝昌、公师藩等，皆玖所用，与牵秀等共证之。颖大怒，使秀密收机。其夕，机梦黑幟绕车，手决不开。天明而秀兵至，机释戎服著白帻与秀相见，神色自若。谓秀曰：“自吴朝倾覆，吾兄弟宗族蒙国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今日受诛，岂非命也！”因与颖笺，词甚凄恻。既而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遂遇害于军中，时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机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雾昼合，大风折木，平地尺雪。议者以为陆氏之冤。

《晋书·陆机传》

【译文】 陆机，字士衡，是吴郡人。他的祖父陆逊，是吴国丞相。他的父亲陆抗，是吴大司马。陆机身高七尺，声音像钟一样洪亮。他从小才华出众，文章是那个时候的第一……赵王司马伦辅政的时候，任命陆机为相国参军，因为他参与诛杀贾谧有功，所以封他为关中侯。司马伦准备篡权夺位，于是任命陆机为中书郎。司马伦被杀后，齐王司马同认为陆机在中书省任职的时候，怀疑他参加了起草九锡文和禅位诏书，于是把陆机等九人关起来准备交付廷尉治罪。幸亏成都王司马颖、吴王司马晏二人同时援救他，审理此案，所以他才能减罪免于死发配边郡，后来遇上大赦得幸免……那时中原多动乱，顾荣、戴若思等人都劝陆机回到吴郡老家，陆机自认为才能名望很高，并且有志匡扶当世危难的志向，所以就没有听从他们的话。司马同居功自傲，接受皇帝封赏却毫不谦让，所以陆机很厌恶他，就写了《豪士赋》这篇文章来讽刺他……司马同看到后并不醒悟，终于因这个而败亡。

当时成都王司马颖谦让功劳不自居，慰劳礼待士人。陆机既感激他对自己保全救命的恩惠，又看到朝廷发生多次政变灾难，认为司马颖肯定能够复兴晋王室，所以投靠了他。司马颖让陆机参与谋划大将军军事，并且表奏他为平原郡国内史。晋惠帝太安初年，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起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临时任命陆机做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监督北中郎将王粹和冠军牵秀等各军队总共二十余万人。陆机觉得自己祖孙三代都是将军，这是道家所忌讳的，并且又长期旅居在外做官，突然自己的官职在众人之上，所以王粹、牵秀等人对此都有不满之心，于是就坚决要辞去都督的职位，司马颖不同意他辞职。陆机的同乡孙惠劝他把都督这个职位让给王粹，陆机说：“这样他们将会觉得我犹豫畏惧，只可能因为这个加速灾祸。”于是接受任务准备出征。司马颖对陆机说：“如果大功告成，国事平定，那么应当封你为郡公，任命你为台辅这个职位。陆将军努力去干吧！”陆机说：“从前因为齐桓公信任管仲，所以齐桓公才能建立九合诸侯的大功；燕惠王怀疑乐毅，所以导致

自己功败垂成。今天的事情,能否成功全在明公而不在陆机啊!”司马颖的左长史卢志心里嫉恨陆机受到宠信,便向司马颖进言说:“陆机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却把你比成昏暗的君主。自古派遣将军出征,没有臣子欺凌君主就可以完成大事的。”司马颖听完以后沉默不语。

陆机一开始亲临军队,他的帅旗就被风折断,见了心中很是不快。军队列阵从朝歌排到河桥,敲打战鼓的声音传到几百里外。自汉魏以来,军队出征从来没有这样的盛大的场面。长沙王司马义奉天子之命和陆机在鹿苑交战,结果陆机军队大败,逃到七里涧中淹死士兵的尸体堆积涧中,涧水也因为这个断流。将军贾陵都死于这次战斗中。

当初,宦官孟玖、孟超兄弟因为受到司马颖的宠信。孟超率领军队多达万人,任小都督,还没有开战,纵容士兵大肆抢掠,陆机抓住了其中的主犯。孟超就率领百名多铁骑,直接闯入陆机军营之中把主犯抢夺回来。并且还回头对陆机说:“貉子也能作都督吗?”陆机的司马孙拯劝陆机杀掉孟超,陆机未能采用他的建议。孟超对众人公开宣扬说:“陆机将来要造反。”同时还给孟玖回信,说陆机两头观望,不愿速战速决。结果到战斗开始,孟超不接受陆机调遣,率领轻兵单独进攻而全军覆没。于是孟玖怀疑是陆机害死了孟超,就在司马颖面前说陆机的坏话陷害他。说陆机心怀不轨想造反。将军王阐、郝昌、公师藩等人,都被孟玖收买利用,和牵秀等人一同作证。司马颖大怒,命令牵秀秘密逮捕陆机。那天夜里,陆机梦见他的车子被黑色帷幔缠,他用手也不能断开它。天明时牵秀率领军队来到,陆机脱掉自己的军装,头戴白布帽,出来与牵秀相见,神色和平时一样。他对牵秀说:“自从吴国灭亡以来,我兄弟亲族受到国家的大恩,入朝廷谋商国事,外出就持节领兵。成都王司马颖把重大的任务交给我,我推辞也不得批准。今日被杀,难道不是上天的意思吗?”于是,他便给司马颖写了一封言词很是凄凉悲惨的信。然后长叹一声说:“华亭的鹤鸣,我还能听到吗?”接着,他便在军中被杀,当年他年仅四十三岁。陆机的儿子陆蔚、陆夏也一起被杀。陆机虽然被处死,但他没有什么罪过,士兵都为他的死而悲痛,没有人不流泪的。当天,天空被昏暗的大雾掩盖,树木被大风吹断,平地甚至积起一尺深的大雪。人们议论说是这都是由于陆机受冤。

【解读】 陆机父祖皆为吴之名将,本人也以才华名于世,处乱世,欲效张良之功,伯约之败,建英雄之业。有小智而无大谋,处乱世,既无杀伐果断之勇,又无急流勇退之智。投身于乱臣,尽忠于危朝。终致身败家亡。



陆逊像,图出自清·顾沅辑《古圣贤像传略》。陆逊为东吴大将,是陆机的祖父。

不听诞妄，按律定罪

【原文】晋殷仲堪为荆州刺史。有桂阳人黄钦生，二亲久没；诈服衰麻，言迎父丧。府曹依律弃市。仲堪曰：“原此法意，当以二亲生存而横言死没，情理悖逆；所不忍言，故同于殴置之科，正以大辟之刑。钦生徒有诞妄之过耳。”遂活之。

昔人称郭躬推己以议物，舍状以探情。夫推己以议物者，恕也；舍状以探情者，忠也。仲堪亦庶几焉。苟非用法忠恕，钦生弃市决矣。此皆俗吏所不能者也。

【译文】晋代殷仲堪做荆州刺史的时候。有个桂阳人名叫黄钦生，他的父母早就去世了；但是他却披戴着重孝并且说谎这是给父亲送葬。府曹依照法律规定对黄钦生判处杀头的刑罚。殷仲堪说：“现在推论研究这条法律规定的本来意思，应当是指父母双亲还活着的时候却无中生有地说父母都死了，这在情理上违背了寻常的道理；关于这个情况不忍也不能直接写到法律上，所以才和有关殴打辱骂父母的条文规定的一样，都是处以死刑。黄钦生只不过是犯了做事情荒唐的过错罢了。”所以没有杀黄钦生。

以前听人们说，郭躬能设身处地来体谅观察别人，透过事情现象来探寻真实的情况。设身处地来体谅观察其他人，这正是宽厚仁爱的表现；透过事物现象来探求真实的情况，这是忠诚尽职的表现。在这点上仲堪也跟他很接近了。如果不是他在适用法律的时候能宽厚仁爱、忠诚尽职的心态，那么，钦生最后被斩首示众是肯定无疑。这一切都是平庸官吏所做不到的。

【解读】仲堪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又能透过事物的现象发现真相。黄钦生诈服衰麻不过就是荒诞不经罢了，并没有从重判处。这都是为人宽厚仁爱，忠诚尽职的体现。

卫瓘遭忌身死族灭

【原文】卫瓘，字伯玉，河东安邑人也。高祖嵩，汉明帝时以儒学自代郡征至河东安邑，卒，因赐所亡地而葬之，子孙遂家焉。父颢，魏尚书。瓘年十岁，丧父，至孝过人，性贞静有名理，以明识清允称，袭父爵阆乡侯。弱冠，为魏尚书郎。时魏法严苛，母陈氏忧之。瓘自请，得徙为通事郎，转中书郎。时权臣专政，瓘优游其间，无所亲疏，甚为傅嘏所重，谓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职称，累迁散骑常侍。陈留王即位，拜侍中，持节慰劳河北，以定议功增邑户。数岁，转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听讼，小大以情。

既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镇。咸宁初，征拜尚书令，加侍中。性严整，以法御下，视尚书若参佐，尚书郎若掾属。瓘学问深博，明习文艺，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汉末张芝亦善草书，论者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迁司空、侍中，令如故。为政清简，甚得朝野声誉。

惠帝即位，复瓘千兵。及杨骏诛，以瓘录尚书事，加绿綬，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给骑司马，与汝南王亮共辅朝政。亮奏遣诸王还藩，与朝臣廷议，无敢应者，唯瓘赞其事。楚王玮由是憾焉。贾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骋己淫虐，又闻瓘与玮有隙，遂谤瓘与亮欲为伊霍之事。启帝作手诏，使玮免瓘等官。黄门贾詔授玮，玮性轻险，欲骋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矫诏，咸谏曰：“礼、律、刑名，台辅大臣未有此比。且请距之，须自表得

报,就戮,未晚也。”瓘不从,遂与子恒、岳、裔及孙等九人同被害。时年七十二。

《晋书·卫瓘传》

【译文】 卫瓘,字伯玉,他是河东郡安邑县人。他的高祖卫騫,在汉明帝时因为通晓儒学,从代郡被征召到河东郡霉邑县。卫瓘死后,朝廷把他最后的住地赐给他作埋葬地,他的子孙于是在这里定居安家。卫瓘的父亲卫觐,担任过魏国尚书。卫瓘十岁时他父亲去世,他纯正的孝行超过一般的人,性格品行忠贞、娴静,通晓名物事理,凭借见识高明,处事清廉正直公允被人称道,他承袭了父亲的爵位阆乡侯。刚成年的时候,担任魏国尚书郎。那个时候魏国法令严峻苛刻,他的母亲陈氏为这个担忧。卫瓘亲自上奏要求,就改任通事郎,后来又转任中书郎。那个时候权臣专断朝政,卫瓘在他们之间从容自如,对他们没有亲近疏远之分别。因而被傅嘏看重,称赞他为甯武子。卫瓘在位十年,因为称职被人称道,积累功劳升为散骑常侍。魏元帝即位时,担任侍中,持符节慰劳河北地区,因为有参加决议的功劳增加了封地食邑户数。过了几年,转任廷尉卿。卫瓘深明法理,每当处理案件时,不论罪行轻重,都按实情处理。

到了晋武帝时,卫瓘受到很好的待遇,不久以后又让他回到方镇。成宁初年,征召卫瓘回到朝廷,担任尚书令,加官侍中。卫瓘生来性格严肃整饬,严格按照法令驾驭下属,看待尚书好像僚属,尚书郎如下属。卫瓘学问渊博,知悉了解文章写作技巧,因为和尚书郎敦煌人索靖都擅长草书,当时被人们称为“一台二妙”。汉朝末年张芝也擅长草书,评论的人都认为卫瓘学到了张芝的“筋”,索靖学到了张芝的“肉”。太康初年,升职担任司空、侍中,让他和从前一样。卫瓘执政清明简易,得到了朝野的赞誉。

晋惠帝即位,恢复卫瓘卫兵千人。等到杨骏被杀后,任命卫瓘总领尚书台事务,并且赐给金印绿绶,上朝不用急跑,准许车骑进司马门,和汝南王司马亮一起辅佐朝政。司马亮上奏让诸侯王回到自己的封地,与朝臣当庭商议这个事,没人敢响应他,只有卫瓘赞同这个事。楚王司马玮因为这个憎恨他二人。贾皇后一直怨恨卫瓘,又忌恨他端方正直,不肯听任和放任自己荒淫暴虐。她又听说卫瓘与司马玮有矛盾,就诽谤卫瓘与司马亮要像伊尹、霍光一样行废立皇帝的事情。禀告晋惠帝以后,让他下了一道手令,让楚王司马玮免去卫瓘、司马亮等人官职。太监送出诏书交给司马玮,司马玮的个性轻率而且爱好冒险,想要报自己的仇恨,连夜派清河王司马遐带领士兵逮捕卫瓘。卫瓘身边的人怀疑司马遐伪造假托皇帝诏书,都劝告他说:“按照礼制、法律、刑



晋武帝司马炎像

名,对台辅大臣从来没有这个例子。不如抵抗拒绝他们,然后等到亲自上表得到答复后,再接受处罚也不迟啊!”卫瓘不听他们的话,于是就和儿子卫恒、卫岳、卫裔等子孙九人一起被杀。卫瓘当年七十二岁。

【解读】 自古有才者多被人所妒,卫瓘为人正直,为贾后所不喜,后被人利用卫瓘与司马玮的矛盾,借司马玮之手杀掉了卫瓘。卫瓘的死,既是由于他与诸侯王,贾后的矛盾,又是由于自己性格所致,容不下朝中的不平之事。

孟玖进谏冤杀陆云

【原文】 云字士龙,六岁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少与兄机齐名。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号曰“二陆”。

司马颖晚节政衰,云屡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为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并阿意从之,而云固执不许。曰:“此县皆公府掾资,岂有黄门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张昌为乱,颖上云为使,持节大都督、前锋将军,以讨昌。会伐长沙王,乃止。机之败也,并收云。颖官属江统、蔡克、枣嵩等上疏,曰:“统等闻人主圣明,臣下尽规。苟有所怀,不敢不献。昨闻教,以陆机后失军期,师徒败绩,以法加刑,莫不谓当。诚足以肃齐三军,威示远近。所谓一人受戮,天下知诫者也。且闻重教,以机图为反逆,应加族诛。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兴举义兵,以除国难,四海同心,云合响应。罪人之命,悬于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则夕矣!机兄弟并蒙拔擢,俱受重任,不当背罔极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机计虑浅近,不能董摄群帅,致果杀敌。进退之间,事有疑似。故令圣鉴未察其实耳。刑诛事大,言机有反逆之征,宜令王粹、牵秀检校其事。令事验显然暴之万姓,然后加云等之诛,未足为晚。今此举措,实为太重。得则足令天下情服,失则必使四方心离。不可不令审谛,不可不令详慎。统等区区,非为陆云请一身之命,实虑此举有得失之机,敢竭愚戆,以备诽谤。”颖不纳。统等重请,颖迟回者三日。卢志又曰:“昔赵王杀中护军赵浚,赦其子骧。骧诣明公而击赵,即前事也。”蔡克入至颖前,叩头流血,曰:“云为孟玖所怨,远近莫不闻。今果见杀,罪无彰验,将令群心疑惑。窃为明公惜之。”僚属随克入者数十人,流涕固请,颖恻然有宥云色。孟玖扶颖人,催令杀云。时年四十二。

云弟耽,为平东祭酒,亦有清誉,与云同时遇害。大将军参军孙惠,与淮南内史朱诞书曰:“不意三陆相携暗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隼望,悲岂一人!”其为州里所痛悼如此。后东海王越讨颖,移檄天下,亦以机云兄弟枉害,罪状颖云。

《晋书·陆云传》

【译文】 陆云,字士龙,年仅六岁时他就能写文章,品质性情高洁正直有辩论的才华,年轻的时候和他的哥陆机齐名。虽然文章赶不上陆机,但辩论的才干超过陆机,所以被人称做“二陆”。

司马颖晚年的时候不修行自己的德行,政治衰败,陆云多次因直言进谏触犯他的旨意。孟玖想让他父亲担任邯郸县令,左长史卢志等人都委屈自己的本意顺从他,但陆云坚持不同意。说:“这县令都是公府掾属的资源,哪有宦官父亲担任这个职任的呢?”孟玖心中对这个事深为怨恨。张昌作乱的时候,司马颖上奏让陆云使使臣,持节大都督,前锋将军,前去征讨张昌。正好遇到讨伐长沙王司马义,这件事才作罢。当陆机败亡时,同

时也逮捕了陆云。司马颖下面的官员江统、蔡克、枣嵩等人上书，说：“臣江统等人听说只要君主圣明，臣下就能尽臣下规劝之言。所以如果有了自己的想法，就不敢不向上奉献。昨天听到教令，因为陆机延误军队进军时机，导致军队溃败，所以按法令施刑，这点没人不认为应当。这确实能使三军的军纪得到严肃整饬，向远近的人显示军威。所以说一人被杀，天下人都得到警惕和告诫。又听说重新颁布教令，因为陆机谋图反叛，应该加以灭族之罪。不知道事情原因的人，无不感到疑惑。如果在朝廷被人赐予爵位，就和众臣一起恭贺他；如果在市上行刑杀人，那么就与众人一起鄙弃他。施用刑罚，这是古人慎重对待的事。现在明公你举义兵是为了清除国难，所以才能四海同心，云集响应。罪臣的命运，也只是在片刻之间。天下太平的日子，不在早上就在晚上了。陆机兄弟一起受到您的提拔，同时都被委托了重要的任务，也不应当背叛无边的恩惠，而倒向那些快要灭亡的敌寇；不会离开泰山一样的安稳，却奔赴累卵一样的危险。只是由于陆机计谋浅见鄙陋，不能总领群帅，勇敢杀敌立功。进退之间，事情很有相似之处。听以使明公不能侦察了解实情罢了。刑杀的事重大，如果说陆机有造反叛乱的征兆，那么应该让王粹、索秀查证求实这件事。把事情的证据明显告诉大家，然后再对陆云等人加以刑杀，这也还不算晚。如今这样的施刑，实在太过重。处理得当，固然让天下人心服；处理不当，一定会让四方人心离散。不应该不察明事件真伪，不应该不周详审慎。江统等人愚笨忠诚，不是为了请求饶恕陆云一命，实在是想到这件事和政权得失有关，所以敢竭尽愚昧，以等待诽谤的罪名。”司马颖没有接受他们的进言。江统等人再次请求，司马颖于是就迟疑犹豫了三天。看到这个样子卢志又进谗言说：“以前的时候赵王司马伦杀了中护军赵浚，却赦免了他的儿子赵骧。赵骧投奔明公而反击赵王伦，这都是眼前发生的事啊！”蔡克入内，到司马颖面前，叩头流血，说：“陆云被孟玖所恨，远近的人都知道。如果他被杀死，罪行没有明证，将使众人心心疑惑不安。私下为明公你感到惋惜。”司马颖的下属随蔡克一起进入的有几十人，都流泪坚持替他求情。司马颖也感到哀伤悲痛，脸上有宽仁饶恕的神情。孟玖看到这个情况，就将司马颖扶到里面的帐去休息，并且催促杀死陆云。死的时候陆云才四十二岁。

陆云的弟弟陆耽，担任东平祭酒，也有清廉正直的名望和声誉，和陆云同时被杀。大将军参军孙惠，在给淮南内史朱诞的信中说：“没有想到三陆一起扶助昏暗的朝廷，一旦死去之后，学术事业也沦没丧亡。悲惨痛苦之深，悲痛难以用语言说明。国家失去美好的声誉和名望。悲痛的岂止一人！”这件事使州县如此悲伤、哀悼。后来东海王司马越讨伐司马颖的时候，发表讨伐文告给天下，也用陆机、陆云兄弟被害冤死，作为司马颖的罪状。

【解读】 陆云为人有才且为官清正，判案如神，后因上书劝谏被司马颖冤杀。以至于八王之乱中还有人以他被杀为由举兵造反。他的死除了由于他人进谏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正直的个性冒犯了司马颖。违背了司马颖的心意。这才招来杀身之祸。

酌其事理，察验真相

【原文】 晋曹摅为洛阳令。大雪，宫门夜失行马。摅收门士，众谓不然。摅曰：“宫掖禁严，非外人所敢盗，必是门士以燎寒耳。”讯之，果服。

此以事理察之也。摅若不善察盗，姑徇众人所见，则有罪者幸免，而无辜者滥及，狱讼不胜其烦矣。是故折狱之术，亦有取于此也。

【译文】 晋代的曹摅担任洛阳县的行政长官。有一天下大雪，卫士丢失了官门前拦

阻人马通行的叉子。于是曹摅逮捕了守官门的卫士，官吏们却认为不是卫士偷的。曹摅说：“宫中看守得很严，外边的人是不敢偷叉子木的，所以这一定是门卫用它烧火御寒了。”经过审讯，门卫果然认了罪。

这是根据事实分析案情，侦缉盗贼的。如果不是由于曹摅善于侦察盗贼，轻易依据盲从众人的见解，那么有罪的人可能就会幸免，无辜的人可能受到冤枉，人们聚讼纷纭，不胜其烦了。所以，断案的方法，也可以从这里获取经验。

【解读】 曹摅通过仔细观察，根据事实分析案情，对案件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并且运用自己的智慧，并不盲从，不轻易听从人们的看法。

拘录其妻，巧获奸人

【原文】 晋陆云为浚仪令。民有被杀而主名不立者，云录其妻而无所问。十许日，遣出，密令人随其后，谓曰：“不出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来。”既而果然。问之具服，云：与其妻同谋杀之。闻得出，欲共语，畏惮近县，远相要候。人皆叹服。

此盖察其妻有奸状，故拘灵之以诱奸人，使疑而出也。

【译文】 晋代陆云担任浚仪县的行政长官的时候，有个百姓被杀害了以后凶手却没有办法判定，陆云逮捕、询问了死者的妻子，可是也没问出什么结果。十来天后，陆云把死者的妻子放了出来，悄悄派人跟在她的后边，并且和对跟踪的人说：“出县城不到十里地，就会有个人等在那里找她说话，你就把他捆来。”不久果然把这个男人抓来了。经过审问，他承认了罪行，说是和死者的妻子合谋；听说死者的妻子被放出来了，打算和她说话，害怕离县城近而被人发现了，于是相约到离县城较远的地方等候。人们对陆云都十分赞叹佩服。

这也许是陆云看出死者妻子和人有奸情，所以才把她拘捕起来，用以迷惑那个隐藏的坏人，让他心生怀疑，自己出头来找死者妻子打听案子消息。

【解读】 陆云可能是通过观察发现了死者的妻子很可疑，放先放而后查，终于顺藤摸瓜抓到了真凶。有可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妻子和奸夫正是因为心中有鬼，所以被陆云所获。

范坚论子代父刑

【原文】 范坚字子常，南阳顺阳人，官尚书右丞。时廷尉奏殿中帐吏邵广盗官幔三张，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弃市。广二子，宗年十三，云年十一，持黄幡挝登闻鼓，求自没为奚官奴，以赎父命。尚书郎朱映议以为天下之人父，无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惧死罪之刑，于此而弛。坚亦同映议。时议者欲以广为钳徒，二儿没入，既足以惩，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圣朝有垂恩之仁。可特听减广死罪为二岁刑，宗等付奚官为奴，而不为永制。

坚驳之曰：“自纯朴浇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杀之所以止杀。虽时有赦过宥罪，议狱缓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轻易典刑者也。且既许宗等，宥广以死，若复有宗比而不求赎父者，岂得不揜绝人伦，同之禽兽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听宗等而不为永制。臣以为王者之作，动关盛衰，喟笑之间，尚慎所加，况于国典，可以徒亏！今之所以宥广，正以宗等

耳。人之爱父，谁不如宗？今既居然许宗之请，将来诉者，何独非民！特听之意，未见其益；不以为例，怨读言交兴。此为施一恩于今，而开万怨于后也。”帝从之，正广死刑。

《晋书》

【译文】 范坚，字子常，他是南阳顺阳人，担任尚书右丞。那个时候主管刑狱的廷尉上奏，说殿中帐吏邵广偷盗三张官用布幔，相当于布三十匹，官吏按法律判决应当处以弃市。邵广有两个儿子，邵宗十三岁，邵云十一岁，他们手上拿着黄色的幡布敲打挂在朝堂外的登闻鼓，要求自己收没进入官府作奴婢，用来赎得父亲一条命。尚书郎朱映认为，天下当父亲的，没有儿子的很少，如果邵广儿子的要求得到允许，那么以后别人都会参照他的做法，这种做法便会成为固定的制度，只怕判死罪的法律，从此就形同虚设、松弛废弃了。范坚也同意朱映的看法。当时的人议论认为，邵广已经是受钳刑的刑奴，两个儿子收没进入官府为奴，既可以惩戒以后犯罪的人，又可以让百姓知道父子之间的亲情和做儿子的一片孝心，还可以让大家明白圣朝有给百姓施恩的仁爱之心。这个案子可以特殊处理，把邵广的死刑减为五年刑，两个儿子收没进入官府作奴，但是这并不作为永传万代的法律。

范坚反驳道：“自从纯朴之风衰败微弱消失以后，才产生法律典章，用刑惩罚犯罪就是为了以后不再用刑惩罚犯罪，用刑杀掉罪犯就是为了以后不再用死刑杀掉罪犯。虽然国君经常有原谅过失、赦免罪犯的行为，讨论案件时也暂缓采用死刑，但从来没有因为一时有小事的恻隐之心而轻易改变法律典章的事例。何况现在答应了邵宗等人的要求，赦免邵广死刑，那么如果再有邵宗那样的人但是他的儿子却不提出救赎父死罪的请求，那不是抛弃了‘父子有亲’的人际伦理关系，和禽兽一样了吗？主持办理这个案子的官员现在奏说，这样判断案子只是特别听取邵宗的请求，而不是要把他作为永传万代的法律。但我认为君主的决定，每一个举动都关系国家的强盛兴衰，一皱眉一微笑，尚且需要谨慎注意是待什么事，更何况国家法律典章，怎么可以随意减少增减呢？现在之所以宽大原谅邵广，那是由于邵宗等人的原因。一个人爱自己的父亲，难道有谁不知邵宗？现在如果答应了邵宗的请求，那么以后再来申诉冤屈的百姓，为什么又不把他们当百姓看待！说这次判断案子是特别听取邵宗的请求，可是我看不到有什么好处；而以后使这个例子不作为永传万代的法律，反而使得人们牢骚怨言不断涌现。这真叫做今天施行一次恩典，随后引来无数怨恨。”晋成帝采用了范坚的意见，将邵广判处死刑。

【解读】 法律作用是通过惩罚杜绝犯罪，范坚坚持判处邵广死刑就是从不以小忍而易典刑出发，要求维护法律独立的地位，不以情废法，因私忘公。这对我们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即国法为重，人情为轻。

贾后设计害太子

【原文】 十二月，贾后将废太子，诈称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见，置于别室，遣婢陈舞赐以酒枣，逼饮醉之。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若祷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书之。令小婢承福以纸笔及书草，使太子书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并谢妃共要，克期而两发勿疑，犹豫致后患。茹毛饮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许，当扫除患害。立道文为王，蒋为内主。愿成，当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觉，遂依而写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补成之。



《东西晋演义》版画之贾南风夺权图

后以皇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黄门令董猛以太子书及青纸诏曰：“透书如此，今赐死。”遍示诸公王，莫有言者。惟张华、裴頠证明太子。贾后使董猛矫以长广公主辞，白帝曰：“事宜速决，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从诏，宜以军法从事。”议至日西不决。后惧事变，乃表免太子为庶人，诏许之。

明年正月，贾后又使黄门自首，欲与太子为逆。诏以黄门首辞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许昌宫之别坊，令治书御史刘振持节守之。

太子既废，非其罪，众情愤怒……贾后闻之忧怖，乃使太医令程据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矫诏使黄门孙虑赍至许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见鸩，恒自煮食于前。虑以告刘振，振乃徙太子于小坊中，绝不与食，宫中犹于墙壁上过食与太子。虑乃逼太子以药，太子不肯服，因如厕，虑以药杵椎杀之。太子大呼，声闻于外。时年二十三。

《晋书·愍怀太子传》

【译文】 晋惠帝元康九年十二月

月，贾后想要废掉太子，假称皇上身体不舒服，传太子入朝拜见。太子到皇宫以后，贾后不和他见面，把他安置在另一房间里，派婢女陈舞赐给太子酒和枣，逼迫太子饮酒一直到醉。还让黄门侍郎潘岳写了上书的草稿，就像是祷告神灵的文章，又像太子平日的语气，并且好像是乘酒醉后写成的文章一样。她命令小宫女承福把纸笔和上书的草稿拿去给太子抄写一遍。文章上说：“陛下应该自己了结，如果不自己结束生命，我将进入皇宫杀了你。皇后也应该赶快自己了断，不了断，我将亲手了断她。我和谢妃一起约好时间，两个地方同时发难，不能迟疑，犹豫会带来后患。我在日月星辰下饮血发誓，上天答应我，将扫除祸害。立儿子道文为太子，蒋美人做皇后。如果祝愿成功，我将用三牲太牢祭祀北君，赦免天下。重要上疏，按照法令执行。”太子昏醉沉迷，一点都不知道，就依照这篇文章写了一遍。那文字有一半没有写好，随后再补写完成。贾后把这篇文章交给惠帝看。晋惠帝亲自来到式乾殿，召公卿大臣入内。命令黄门令董猛拿出太子的上书和皇上诏命，诏命说：“司马邈写了这样的上书，现在要赐他死罪。”然后把这些东西给所有的公卿、王侯传看，没有说话的人。只有张华、裴頠证明太子没有罪过。贾后又让董猛假称长广公主有话，转告惠帝说：“这个事情应该马上解决。群臣意见各不相同，如有不服从诏命的，就应该按照军法治罪。”一直商议到太阳落山还没有结果。贾后害怕事情有变化，就上表奏请把太子贬为庶人，惠帝于是下诏同意废掉太子。

第二年正月，贾后又唆使太监自首，说自己想和太子一同造反。诏书下令把太监自首

供词向公卿大臣展示,同时派遣司马澹率领一千名士兵押送太子,把他囚禁在许昌旧宫别院里,命令治书侍御史刘振拿着皇上令符节杖看守太子。

太子被废后,因为他没有罪过,激起大家对贾后的怨恨……贾后听说后感到担忧害怕,于是命令太医令程据合成巴豆杏仁丸。这一年三月,假称皇上有命令,派黄门孙虑送药丸到许昌,用它来毒害太子。一开始,太子就怕被毒害,常常自己亲自到灶前做饭。孙虑将杀太子的阴谋告诉了刘振,刘振就把太子转移到小院中,与他人隔绝并且不给食物。可是宫中的人还是从墙头上送过食物给太子。孙虑于是就逼迫太子服药,太子不肯服用。孙虑就乘太子上厕所的时候,用药杵打死太子。当时太子大声呼救,声音传到宫外。当年,太子才二十三岁。

【解读】 贾后为了争宠夺权,不惜借机陷害太子。她先毁掉太子的贤名,再诱使太子犯罪,最后利用伪证将此案做实,冤杀太子。心计之深,手段之毒可见一斑。而作为太子的父亲,晋惠帝在这个案子中,只是贾后手中的傀儡。

南朝

齐武帝因忌枉杀功臣

【原文】 崇祖,字敬远,一字僧宝,护之弟子也。父询之,骁敢有气力。

初,崇祖于淮阴见高帝,便自比韩白,唯上独许之。及破魏军,启至,上谓朝臣曰:“崇祖恒自拟韩白,今真其人也。”进为都督。崇祖闻陈显达、李安人皆增给军仪,乃启求鼓吹、横吹。上敕曰:“韩白何可不与众异?”给鼓吹一部。崇祖虑魏复攻淮北,启徙下蔡,戍于淮东。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闻内徙,乃扬声平除故城。众疑魏当于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镇咫尺,魏岂敢置戍?实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杀之不尽耳!”魏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即位,为五兵尚书,领骁骑将军。

初,豫章王有盛宠,武帝在东宫,崇祖不自附。及破魏军,诏使还朝,与共密议。武帝疑之,曲加礼待,酒后谓曰:“世间流言,我已豁怀抱,自今己后,富贵见付也!”崇祖拜谢及去。后高帝复遣荀伯玉敕以边事,受旨夜发,不得辞东宫,武帝以为不尽心,衔之。永明元年,诏称其与荀伯玉构扇边荒,诛之。

《南史·垣崇祖传》

【译文】 垣崇祖,字敬远,又叫僧宝,是垣护之弟弟的儿子。他的父亲垣询之,骁勇果敢有力气。

一开始,垣崇祖在淮阴郡和齐高帝相遇,就以韩信、白起自比,可是只有高帝一人赞赏他。等到击败北魏军队,捷报送达朝廷的时候,高帝对朝臣说:“垣崇祖常自比韩信、白起,现在看来,他真是那种人啊!”于是提升他为都督。垣崇祖听说陈显达、李安人都增加了自己军队的仪仗,也上奏请求增加军乐鼓吹、横吹。皇上就下命令说:“既然是韩、白,怎么能不与众不同?”就赐给他军乐鼓吹一部。垣崇祖因为担心北魏再次攻打淮北,于是就上奏皇帝请求从下蔡郡向内迁移,在淮东进行防守。那年冬天,北魏果真来攻



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像，图出自明·天然撰《历代古人像赞》。

打下蔡，又听说齐军要向内迁移，就扬言说要铲平旧城。众人怀疑魏军会在旧城建立工事防卫，垣崇祖说：“下蔡和我军镇守之地的距离在咫尺之间，魏军哪里还敢设置工事！实际上是想要破坏此城。正担心他们会逃走，不能杀光他们啊！”北魏军果真挖掘下蔡城，垣崇祖于是率军大败魏军。齐武帝继位，他担任五兵尚书，兼任骠骑将军。

那个时候，豫章王萧嶷深受高帝宠爱信任，武帝那时还是太子，垣崇祖没有去讨好巴结他。到大败魏军，下诏命令让垣崇祖回朝，和皇上一起秘密商谈。齐武帝那个时候怀疑这件事，对垣崇祖刻意礼待，酒后对他说：“世上的流言蜚语，我不记在心上，从今以后，将来的富贵全靠你了！”垣崇祖拜别道谢而去。后来齐高帝又派荀伯玉把对边疆战事的命令送给垣崇祖，垣崇祖接受命

令后夜里出发，没有时间向太子告辞就走了。齐武帝觉得垣崇祖对自己不够诚心，心里面十分忌恨他。永明元年，齐武帝刚登位，就下诏说因为垣崇祖和荀伯玉合谋挑起边疆叛乱，所以杀了他二人。

【解读】 垣崇祖身为萧齐大将，屡败魏军，既有开国之功，又有扩边之劳，但仅仅因为不向太子辞行便被怀恨在心，被借机除掉，使齐国丧失良将，自毁长城。齐武帝这种行为正是千古帝王的一种通病——猜忌之心，而这种心态，也正是诸多名臣将相被杀的原因。

功高受忌，吴喜身死

【原文】 初，喜东征，白太宗得浚阳王子房及诸贼帅，即于东臬斩。东土既平，喜见南贼方炽，虑后翻覆受祸，乃生送子房还都，凡诸大主帅顾琛、王昙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问也，而内密衔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虏，赃私万计；又尝对宾客言汉高、魏武本是何人，上闻之，益不说。其后诛寿寂之，喜内惧，因启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駭。《宋书·吴喜传》或潜萧道成在淮阴有贰心于魏，上封银壶酒，使喜自持赐道成。道成惧，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为之饮，道成即饮之。喜还朝，保证道成。或密以启上，上以喜多计数，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内殿，与共言谗甚款，既出，赐以名饌。寻赐死。

《资治通鉴》

【译文】 当初，吴喜东征攻打会稽时，曾经向皇帝说：“等到捉到浚阳王刘子房和各路贼军主帅，就马上在东边就地处死。”东边平定以后，吴喜看见南边叛军势力风头正在

旺盛,担心以后政权有反复而自己会因为这个遭受祸患,就把刘子房押送到京都建康,所有各大主帅像顾琛、王昙生这些人,都被保全没有杀害。皇上因为吴喜刚立大功,没有加以追问,但是心里却怀恨。等到攻下荆州后,吴喜任意抢劫,所得的赃款数以万计;又曾经对宾客说,汉高帝刘邦、魏武帝曹操原来是什么样的人,这有些把自己比作刘邦、曹操的嫌疑,皇上听说后,更加不高兴。这件事情以后,皇上杀了当时重要将领寿寂之,吴喜心里很害怕,所以自己主动报请担任闲散的中散大夫,皇上对此更加疑惑。有人向皇上进谗言,说萧道成在淮阴有叛宋投魏的想法,皇帝用银壶盛酒并把他封好,叫吴喜把他送给道成。道成害怕,想要逃走,吴喜把实情告诉他,并自己先喝,道成才喝。吴喜回到朝廷,保证道成没有反叛之心。有人把吴喜的言行悄悄告诉皇帝,这时,刚好遇到皇帝生病,为替自己死后打算,皇帝觉得吴喜善于计谋,一向深得人缘,恐怕他不能奉待幼主,所以召吴喜进内殿,很诚恳地和他聊天,吴喜出殿后,皇帝还赐给他上等菜肴。不久,就迫他自杀。

【解读】 吴喜善于计谋,战功显赫,本就有功高盖主之嫌,加上他平叛后不杀叛将,以高祖、魏武自居,使得明帝对他深为忌憚,后被明帝以不事幼主为由赐死。这和历史上那些战功赫赫的名将军的下场一样——被冤杀赐死。

出示墨迹,范晔服罪

【原文】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孔熙先与徐湛之、许耀、谢综、范晔谋立彭城王义康。湛之上表告状。诏收综等,并皆款服,唯晔不首。频诏穷诘,晔曰:“熙先苟诬引臣。”文帝以晔所造及改定处分符檄书疏墨迹示之,乃引罪。

【译文】 在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的时候,孔熙先和徐湛之、许耀、谢综、范晔图谋拥立彭城王刘义康做皇帝。徐湛之向上书皇帝报告了这个情况,皇帝这才下命令逮捕了谢综等人,并且他们都认了罪,只有范晔不承认自己罪行。皇帝多次命令彻底追查这个案件,范晔说:“这都是孔熙先随意诬陷,这才牵连我的。”宋文帝把那些由范晔书写、修改的传达命令以及调动军队的凭证、声讨的文章和写的奏议拿来让他看,这些笔迹都是范晔的,范晔看到这个以后才承认了罪行。

【解读】 面对谋反的铁证,范晔依旧抵赖,后来宋文帝拿出他写的书信



刘义隆像,图出自《三才图会》。刘义隆即南朝宋文帝,为刘裕第三子。

比对笔记,范晔这才供认了自己的罪行。

张敬儿因梦贪权被杀

【原文】张敬儿,南阳冠军人也,父醜,为郡将军,官至节府参军。敬儿年少便弓马,有胆气,好射猛兽,发无不中。

桂阳王事起,隶齐高帝,顿新亭。贼矢石既交,休范白服乘舆劳楼下。敬儿与黄回白高帝,求诈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办事,当以本州相赏。”敬儿相与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称降。休范喜,召至舆侧。回阳致高帝密意,休范信之。回目敬儿,敬儿夺取休范防身刀斩之,其左右百人皆散。敬儿持首归新亭,除骁骑将军,加辅国将军。高帝置酒谓敬儿曰:“非卿之功,无今日安。”帝以敬儿人位既轻,不欲使便为襄阳重镇。敬儿求之不已,乃微动。高帝曰:“沈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儿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无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县侯,部泊沔口。

敬儿乘舫过江诣晋熙王燮,中江遇风,船覆,左右丁壮者各泅水走,余二小史没船下,求敬儿救。敬儿两掖夹之,随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数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节,更给之。至镇,厚结攸之,得其事迹,密白高帝,终无二心。

及齐受禅,转侍中、中军将军,迁散骑常侍、车骑将军,置佐史。高帝崩,遗诏加开府仪同三司……及垣崇祖死,愈恐惧。性好卜术,信梦尤甚。

初,征荆州,每见诸将帅,不遑有余计,唯叙梦云。未贵时,梦居村中,社树欹高数十丈。及在雍州,又梦社树直上至天。以此诱悦部曲,自云贵不可言。由是,不自测量无知,又使于乡里为谣言,使小儿辈歌曰:“天子在何处?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谁?非猪如是狗。”敬儿家在冠军,宅前有地名赤谷。既得开府,又望班剑。语人曰:“我车边犹少班兰物。”敬儿长自荒远,少习武事,既从容都下,又四方宁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梦一手势如火,而君得南阳郡。元徽中梦一髀热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梦半体热,寻得开府。今复举体热矣。”以告所亲,言其妻初梦、次梦,又言今举体热矣。阍人闻其言,说之事达武帝。敬儿又遣使与蛮中交关,武帝疑有异志。永明元年,敕朝臣华林八关斋,于坐收敬儿。初,左右雷仲显常以“盈满”诫敬儿,不能从。至是,知有变,抱敬儿泣。敬儿脱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误我!”及子道门、道畅、道休并伏诛。少子道庆见宥。后数年,上与豫章王疑三日曲水内宴,舫舩船流至御坐前覆没。上由是言及敬儿,悔杀之。

《南史·张敬儿传》

【译文】张敬儿,是南阳郡冠军县人。他的父亲张醜,担任郡里将军,一直做到节府参军这个官职。敬儿年轻时熟习骑马射箭,有胆识力量,喜欢射猛兽,射过去没有不中的。

桂阳王刘休范起兵谋反,张敬儿隶属于齐高帝,驻军在新亭。敌兵箭石交加,刘休范身穿素服坐车到城楼下慰劳士卒。张敬儿和黄回禀告齐高帝,想要用诈降的方法来攻取敌方。齐高帝说:“如果你办成这件事,就把刘休范占领的江州奖赏给你。”张敬儿与黄回一起从城南出去,放下兵器便跑,大喊投降。刘休范大喜,传召他二人到车子旁边。黄回假装向刘休范传达齐帝的密语,刘休范相信了他。黄回给敬儿传递眼神示意,敬儿就夺取休范身上佩刀,借这个机会杀了他。刘休范身边百多人马上四下逃散。张敬儿手里面拿着刘休范首级回到新亭,就被任命为骁骑将军,加上辅国将军的封号。齐高帝摆下酒宴,对敬儿说:“如果不是你立下大功,那么就没有今日的安宁。”宋顺帝认为张敬儿既然人格

品德，地位轻贱，不希望让他这么快就出掌襄阳重镇。张敬儿不停地向他恳求，顺帝才略微有动心。齐高帝说：“这个时候沈攸之还在荆州，你知道他想做什么？如果不派出张敬儿来防备他，恐怕对你不利。”宋顺帝笑笑却没有说话，于是就任命张敬儿做雍州刺史，升他的官职为都督，封襄阳县侯，部队停泊在汉口。

张敬儿乘坐小船过江去拜见晋熙王刘燮，在江心的时候遇上风暴，船被打翻，身边成年身体强壮的人各自浮水逃走，剩下两个小侍童淹没在船下，向张敬儿求救。张敬儿在腋下夹着他们，随着翻了的船浮在水面上，就这样上下沉浮了几十里，才遇到迎接他的人。尽管丢失了所持符节，可是皇帝又赐给了他。到了荆州重镇，张敬儿故意和沈攸之交结深厚，侦察到了秘事行踪，就悄悄报告齐高帝，始终没有二心。

等到齐高帝受禅后，张敬儿转而担任侍中、中军将军，升散骑常侍、车骑将军，准许他设置属官。齐高帝死后，遗诏中命令加官开府仪同三司。……但是垣崇祖被处死后，张敬儿更加恐惧。他本来就喜好占卜之术，又特别迷信梦中的征兆。

当初，征讨荆州时，张敬儿每次看到众将帅，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别的事情，只是讲叙他做的梦怎么样。他没有富贵时，梦见自己故居村中社树突然长高几十丈。等到了雍州，又梦见社树直上顶天。并且利用这个来诱惑取悦部下。觉得自己将来贵不可言。从这里看出，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无知。并且他还派人到乡下去制造谣言，让小孩们歌唱：“天子在什么地方？家里住在赤谷口。天子是什么人啊，非猪即是狗。”张敬儿家住在冠军县，房前有地名赤谷。他已经得到开府官职后，又指望有班剑作仪仗。还对别人说：“我车的旁边还少了五颜六色的东西。”张敬儿出生在荒凉偏远的地方，从小练习武事，既然在京都悠闲没有什么事做，又遇上四方安静，更加不得志。他的妻子尚氏也说：“从前梦见一只手像火一样发热，你就得到了南阳郡守职务。元徽年问我梦见一只大腿像火一样发热，你就得到了雍州。建元中梦见半身像火一样发热，不久你就得到了开府官职。现在又梦见全身发热了。”张敬儿把这些话告诉了亲近的人，说他妻子开始的梦，第二次的梦，又说现在他妻子梦见全身发热了。宦官们听到这些话，便谈论这件事，后来就传到了齐武帝耳中。张敬儿又派遣使者和蛮人联系起来，齐武帝怀疑他有异心。永明元年，皇上命令朝臣在华林园用八关斋饭，在坐席的途中逮捕了张敬儿。刚开始，张敬儿身边的雷仲显常常用“盈满必亏”来告诉，警戒敬儿，可是张敬儿不听他的。到了此时，他知道事情有变故，抱住张敬儿哭泣。张敬儿摘下貂尾官帽，丢在地上说：“就是因为这东西害了我！”因为这个事情牵连到他的儿子道门、道畅、道休，父子四个人同时被杀。最小的儿子道庆因为年龄小被赦免。几年后，齐武帝和豫章王萧嶷在三月三日那天举行曲水宫宴，有一支小船儿漂流到皇上座前的时候沉没。齐武帝看到这个触景生情，谈到了张敬儿，也后悔自己杀了他。

【解读】 张敬儿，出身将门，勇武过人，为萧齐王朝的建立有大功。但为人贪且无知，因一个无知的梦便起叛逆之心，不可谓之不悲哀！齐高帝、齐武帝两父子对他不可谓不信任，但由于一个虚无缥缈的梦，使自己搭上了半生的富贵和全家的性命。

因子死，不以赦恩

【原文】 宋孔深之为尚书比部侍郎，时安陆应城县人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令死，黄忿恨自缢；已值赦。律：子贼杀伤殴父母，遇赦犹梟首；骂置弃市，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